# 穿越成军妓

下半身粘腻的感觉让孟清漓觉得甚是难受，意识从之前的茫然一片一点一点的被痛觉拉回现实。她艰难地睁开双眼，却被眼前的情景吓到几乎脑袋空白。

“真大……又软，你的乳头真敏感，一下就硬了，下面哩，应该也湿了吧”背后的男子一边用两手揉弄，一边赞叹着，随即一手往下探去，从亵裤的边缘滑进，隔着亵裤前后滑动，食指还不时对阴核的位置施加压力，这样的刺激让她瞬间发出更大的呻吟，淫水也从阴道口流了出来。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！

“哈哈才摸一下就这么湿了，你真是天生的淫娃荡妇，是不是太久没男人干……很想要对不对”男子的恶意的调侃，让她的神志有些回复，但随即又在男子的抚弄下，变的恍惚，她感到全身的注意力都被集中在胸口及阴部，她想抗议挣扎，但她的扭动只是增加男子的性欲，而她的抗议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呻吟“啊…啊，那里不行……啊……嗯嗯…不要，不可以…”

男子不顾她的反对，用力一扯，原本松垮的裙子就硬生生被拉下，她的手想去拉起裙子，却被男子用力拉开，而大腿也被男子以膝盖插入空隙而无法紧闭，男子感受到她的亟欲挣扎，所以便一手架着她的肩膀，另一手趁势穿过亵裤直接摸向阴部，翻开阴唇，找到了小核，突然的攻击，让下体有如电流穿过，男子粗糙的手感狠狠的刺激了她敏感的阴核，那种搓弄的手法技巧，让她的内心不断升起一种快感，淫水不断分泌，加上身后男人的勃起隔着衣物缓缓的撞击她的臀部，想要做爱的感觉超过一切，她不管身后的是否陌生，也管不了内心隐隐的罪恶，她只想要有东西填补身体的空虚，让她更加舒服。

孟清漓咬着身下的被子，尽量不让自己叫出声来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竟也无力多想，意识已经被身后的律动所打乱。

等孟清漓再次有意识的时候，那个万恶的男人已经不在。孟清漓微睁双眼，发现焦距有点对不上，模糊一片。身边传来压抑的嘤嘤抽泣声。她感觉到有人正用柔软的布擦拭她的身体。但当那人的手移到孟清漓双腿间的时候，她还是惊跳了起来。

抓住那人拿布的手，发现竟是一个十四、五岁上下，眉清目秀的小姑娘。低头看了自己腿间的红白之物，孟清漓顿时气血涌上心头，一阵眩晕。“烟萝姐姐，你没事吧……”只见那小姑娘压低了声音问道，“对不起，都是晨衣的错，是我连累你……”说罢又开始抽泣起来。

孟清漓头痛欲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身处于类似蒙古包的建筑中，长塌旁边还躺了其他三个女人，似乎已经熟睡，没理会这边发生的事。“你先别哭……”孟清漓接过小姑娘手中的布，自己清理那令人难堪的秽物，“这里是哪里，小姑娘你是谁？你认识我么？我又是谁？”看到仿佛被雷劈到般的小女、孩，孟清漓神色不耐地戳了戳她，希望她能给点反应。

“烟萝姐姐……你……你不会是气急攻心、邪风入体……给气糊涂了吧？”孟清漓无奈地叹气。他也希望自己只是一时神经，白日做梦梦到自己变成女人，然后还被一男人插了整整一个晚上……

“我是真不记得了，拜托妹妹你告诉我……”晨衣将布巾放到水盆里，从包袱里拿出衣服给孟清漓披上。“姐姐，你名唤苏烟萝，这里是天朝军营，我们是这里的军妓呀！你不记得了？”晨衣将手附在孟清漓额头处，似乎在测探温度。孟清漓听闻大惊，被自己口水呛到，一阵猛咳。

怎么可能，他失去意识之前明明是在攀登珠穆朗玛峰遇到雪崩，怎么一醒来竟然到了个莫名其妙的地方，自己变成女人不说，而且还是什么军妓！“姐姐莫气……”晨衣赶紧给孟清漓抚背，一个劲地掉眼泪。“之前晨衣还以为姐姐是早看开的人……如果知道会害得姐姐这样，晨衣当初怎么也不会让姐姐代晨衣受这等苦……而且姐姐，你护得我一时，也护不了一世……晨衣，也该认命了……”

孟清漓接过晨衣递来的水，“这么说这女人，呃，我是为了替你，嗯，才被那男人……”“晨衣实在是对不住姐姐……若不是姐姐怜悯晨衣的身世，我估计早就死在那男人身下了……”操他祖宗十八代！连这么小的女孩都不放过，那些究竟是什么男人！

看来他是借尸还魂了，估计这叫“苏烟萝”的女人就是给那男人给操死了，自己才附到了这具身体上。孟清漓真觉得自己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。“你别难过，我这不是没事么……”孟清漓有点手忙脚乱地安慰晨衣，他对哭泣的女人最没办法。只是可怜那死了的苏烟萝，等有机会定要给她报这仇。晨衣将布巾和水盆都整理好，也爬上了长塌来。扯了身旁的薄被给两人盖上。

虽然是夏天，塞外的晚上温度还是比较低的。在晨衣的叙述中，孟清漓大概了解了自己的处境。现是天朝隆德三十二年，天朝和匈奴开战，因为是长期战争，所以有军妓随营。军妓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自愿随军的窑姐，一般来说姿色一般，在青楼里排不上个名号，索性随军卖身，等战事结束之后还能得一笔丰厚的酬劳。而且两军交战，女人一般不杀，就算被抓也多是被俘虏过匈奴那边当女奴，也无甚性命危险。另一种就比较惨，是官妓。官妓就是获罪了的官家小姐，被上了奴籍，发配到军营红帐里，供士兵泄欲之用。官家小姐原来都是金枝玉叶，谁受的了这种折煞人的生活，大多熬不过几天，自杀的自杀，要不就像苏烟萝这样的，身体孱弱，给活活地整死了。

不过好在听晨衣说得那苏烟萝却也是一奇女子，其父亲苏衍，官至刑部尚书，获罪之后株连九族，唯一的女儿被发配充军。从十几六岁来到军营已经有三年，竟让她生生给撑下来了。苏烟萝极讲义气，对人也好，丝毫没有官小姐的臭架子，红帐里的姐妹们都喜欢她。都是一群可怜的女人，有什么事都是大家帮着衬着，慢慢熬日子。晨衣也是官家贬妓，年岁小，刚来没几天，又是雏儿。也是她运气不好，竟碰上个如此凶悍的主。身高八尺，虎背熊腰不说，除了裤子露出的□就已经把晨衣吓晕。苏烟萝不得已自告奋勇，最后竟然惨死于马上风。

下身痛得厉害，就是上了伤药似乎也没起什么作用。这个落后时代的伤药能好到哪去，也只能自己忍着。孟清漓就在一片心烦意乱中睡去。

孟清漓的霉运似乎有了点转机。第二日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身体高热，怕是发了烧。晨衣将苏烟萝那惨状向众姐妹诉说，博得一片同情。红帐的嬷嬷特许烟萝修养一段时日，姐妹们也自愿将原属苏烟萝的份额给分了去。孟清漓大舒一口气。

若是再让自己“接客”，他索性他妈的将那些男人的老二给咬了再投河算了。借着是晨衣让一个级别不低的副官看上，掉到他帐里当了专属。虽说还是逃不了原定的命运，但已经比初想的好了很多。孟清漓坐在溪边，众姐妹在水里肆无忌惮地裸泳嬉戏。能到这里洗澡，可是难得的福利。女人们很享受这个。

孟清漓虽然在红帐里成日面对风花雪月，脸皮实在厚了不少，但怎么说他里子是男人，看了女人还是有欲望。虽然大家都没发现，但他心中实在愧疚，就觉得众姐妹救了他，他还反占了她们便宜。于是背过身去慢慢梳理过长的头发。这龙潭虎穴，他是怎么也要逃出去的。

这几天趁着空闲，他观察了附近的地貌。还对来红帐嫖妓的士兵有一下没一下地探问消息。兵们在乐头上，思维也较平常模糊一些，也没发现孟清漓的异样。这附近十里外有湖，就是现在姑娘们洗澡的地方，倘过了水去，就是密林。爬山对于孟清漓来说不是难事，听说只要翻过山，山脚下就是小集镇，在那里应该可以躲一段时间。他正苦恼自己一人无法成事，不过幸得贵人相助。

那天洗澡回去之后便碰到来看他的晨衣。还是小小的水嫩嫩的模样，但感觉有点变了，多了点女人的妩媚。孟清漓将计划给晨衣说了。晨衣吓得脸都清了。“姐姐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！这官家逃妓若是被抓回去，可是被车裂的！”孟清漓咬了咬下唇。“那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反正我呆这里迟早也是死，还不如博一下。”说服了晨衣，在月黑风高之夜溜出了营。

逃到一座山林中，孟清漓突然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，血很容易引来野兽，他估摸着打算将原定路线偏转一下，免得遇上不该遇的事。但最终他还是遇上了。

三个骑兵飞驰而来，满脸淫笑的围住了他，他们身上沾满了斑斑血迹，在他们身后不远处倒着十几具尸体，看来他们刚刚灭掉了敌人，经历完一场生死搏斗，整个身心正充斥着狂躁，心想这下完了，还没等逃，就被这三个如狼似虎的士兵摁倒，绑了起来……

三人是回大营送信的传令兵，没想到路上遭到伏击，死了几个兄弟之后，终于斩杀敌人，正在狂躁激愤之时，没想到碰到了逃跑的孟清漓，正想着发泄发泄心中情绪时，就碰到如此好事，真是天上掉馅饼呀。

三人围了上去，开始猥亵起这个柔弱的女子。孟清漓一脸惊恐，心想真是才出狼穴，又进虎穴呀。在他右侧的那人名唤小蔡，正色咪咪的淫笑着，手也不规矩的略微拉开她的右大腿，在内侧来回抚摸。“别。别这样”她用力的挣扎，想躲过对方的触碰。“呃…他妈的滚开，不可以”一瞬间，另外两人使了个眼色，小蔡用力拉下她的亵裤，另一名唤作金刚的则拉高她的衣服上衣，然后推高她粉红色的亵衣，他们的速度太快， 孟清漓根本反应不过来，在他们身前，她已经几近全裸。

“ 啊…看什么看…不可以”白皙雪白的肌肤因晕黄月光的照射透出淡淡光縕，小小的粉色乳尖缀在饱满的乳房中央，正因主人的扭动而微微摇晃着一波波弧度，纤细的柳腰左右摆动着，双膝因紧张而紧闭着，甚至有些发抖，亵裤挡住了主人下部的风情，但却可透过布料窥见一片黯黑，而孟清漓的双眼紧闭，红唇微张，表情看不清是痛苦还是羞涩。

“靠…真他妈诱人呀…”三个骑兵都被这样的情景给惊住了，忍不住都吞了一口口水，小蔡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声音，不禁喃喃赞美着。离孟清漓胸部较近的金刚受不了孟清漓乳房晃动的景象，便大手一伸用力握住了孟清漓晃动的一只乳房，而大嘴也不客气的吸住另一只，舌头不住的绕着乳头打转，加上大手的揉捏， 孟清漓敏感的乳尖变成又红又硬，嘴边的抗议也化作阵阵喘息。

“嗯嗯……啊…”被刺激的小蔡也回过神来，把孟清漓闭紧的膝干盖扳开，将手指放进孟清漓的下体近乎用力的搓揉着。孟清漓蹙着眉，身体各部位的大力肆虐让她感到有些疼痛，但又有些奇妙的快感从内心深处缓缓的升起，使她不得不咬着牙避免呻吟从口中流泄。我是个男人心呀，怎么会有快感，这种感觉是？……

另一名唤作阿凯的已松开一只嵌伏的手，另一手则摸着孟清漓的脸颊，像似在安慰着孟清漓受伤的自尊心。三人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玩弄着孟清漓敏感的身躯，她的胸口被金刚的口水沾湿了整个轮廓，乳头也因口水的浸淫闪着慴慴光辉，像两颗成熟的小红梅。小蔡则更过分的以舌头在外围环绕打转，手指也趁隙穿过亵裤边缘，强力的撑开阴唇的干扰，戳进了阴道口，带出了一些淫水，舌头就不知耻的舔净，反反覆覆。而最上方的阿凯则把孟清漓的头颅搁在自己的膝头上，已经不再箝制着孟清漓双手，反而将手指放进孟清漓的口腔内搅动着，兼以低头吻着孟清漓的双唇，将孟清漓要溢出的口水舔掉， 孟清漓的性慾显然被激发起来，挣扎也变的越来越微弱，甚至已停止抵抗，渐渐沉溺于三人的爱抚，嘴里的叫喊也变成虚弱的呻吟，全身更是泛出一层迷人的粉红。

阿凯观察到孟清漓的反常知道她已经服从，便想试一下自己见到的技巧，顺便让两人也见识一下，他将孟清漓的头部放下，跪在孟清漓脸颊旁，将裤子一拉，香腮一捏，就把半勃起的青紫阴茎成功的送进孟清漓的口腔内， 孟清漓眉头一皱，却也没吐出，反而像婴儿见到奶嘴似的吸吮了起来。

“呃喔…”阴茎接触到温暖口腔，还被温润的舌头舔到敏感的部位，骑兵忍不住低吼叹息，并按紧孟清漓的头部，使自己的阴茎更深入。其他两人也不禁抬头诧异的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下体都更加鼓起涨痛。

三人将虚弱的孟清漓放倒，大腿被放下，略微撑开，阿凯和其他二人在孟清漓尚未清醒前就已经把自己脱光，所以阿凯只是轻松的掏出家伙，用两指撑开小阴唇，便将自己的阴茎送入孟清漓潮湿火热的阴道，阿凯顺着淫液，毫无阻碍迅速的挺进去，随即疯狂的移动着，看不见奸淫自己的人，胸部也因撞击不断摩擦着地面粗糙布面， 孟清漓放开矜持大声的呻吟着。

“开始爽了吧！来，吸着”小蔡不知何时绕至孟清漓的前头，将孟清漓呻吟的小嘴捏开，把青筋突出的勃起送进孟清漓口内，两手按着孟清漓的头不让她轻易吐出， 孟清漓一边呻吟一边用力的吸吮。

呆在一旁的金刚则是双目腥红的看着三人陶醉的表情，并在内心哀叹自己猜拳的运气不好，美女当前，只能先在一旁乾瞪眼，被淫荡的情景刺激到，他只好坐在旁边，伸出手去拨弄孟清漓空虚胀痛的阴核。或许太过年轻，敌不过孟清漓紧缩的吸附力，阿凯一个用力过头，竟然，将浓浊的精液全数喷射进孟清漓的深处。

一阵温暖射入花心， 孟清漓感受到，不禁筋銮了一下，更用力缩紧挤压体内的热源。阿凯虽然很气自己太早泄，但孟清漓的紧缩也让他额际抽痛，他拍拍孟清漓的屁股提醒她，并将自己慢慢垂软的阴茎抽出，随着阴茎抽出，一条女子粘稠淫水混着白浊经液，就滑落至孟清漓大腿，然后滴落在脚边。

小蔡将孟清漓抱起，让她躺在地上，将她的腿扳成M字型，毫不怜香惜玉的用力干了进去。孟清漓被粗大的阴茎折磨着，阴道被烫热的肉棒塞的满满的，而小菜的阴囊也随着用力撞击着自己的阴阜，带来异样的快感，这是他作为男人的时候不曾体会过的一样的快感，让她忍不住更加迷离。

小蔡短暂的抽出阴茎，将孟清漓拉起，自己则平躺在地板上，示意孟清漓坐在自己昂扬的翘起上， 孟清漓已经无力动作，金刚便帮助她顺利的坐下去，并将她转身面对自己背对小蔡，小蔡扶着孟清漓的纤腰一上一下的套弄， 孟清漓不能自己的淫叫着“喔…太棒了…好。好舒服喔……”，淫水也顺着两人上下交媾而流至小蔡股间。

“喔…不行了…顶不住了”只见小蔡突然涨红脸，汗水飙出，一阵狂猛的捣入， 孟清漓也因过猛的力道，使的淫荡的话语变的断断续续“好。好…厉害…啊啊啊…人家也快…不行……要到了……喔喔……再进去一点……对…好舒…服……要被干死了…快…呃……再快一点”

小蔡坐起身从身后抱住孟清漓，嘴吧紧紧的堵住孟清漓的淫声浪语，两三个挺身便抱着孟清漓泄出精华。

小蔡刚平静了气息，便被金刚猴急的赶走，小蔡只有悻悻然的抽身走到阿凯身旁坐下。“被绑这么久…很痛吧，我帮你解开”金刚假好人的说 。一被解开束缚， 孟清漓忍不住揉弄自己的手关节，纾解一下痛的感觉。金刚并没有让她舒服太久，就将她按倒在地，提着自己粗黑的阴茎，缓缓挺入孟清漓的阴道内，由于金刚的阴茎比先前两人粗长，所以全数插入耗了不少时间，插进去的同时，两人都僵着没动，好细细体味在彼此身体中的火热快感，两个人都忍不住为彼此的纤细，巨硕发出叹息。像要显示自己的强壮，金刚在孟清漓习惯体内的自己时，将她抱起，突然腾空的感觉让孟清漓惊呼一声。

孟清漓的确没这种经历，所以她也羞红双颊，将螓首埋入金刚的肩头，双手双脚都缠紧金刚的躯体像无尾熊紧抱大树般，金刚见状知道她欣然同意，便乐的哈哈大笑。由于体型和长期训练的关系，金刚能轻易的抱着孟清漓娇小的身躯，还能边走边施力。

体内的阴茎随着步伐而缓缓摩擦着内壁，虽然蛮舒服的，但还是不能完全纾解孟清漓体内的空虚， 孟清漓好不容易止住的淫水又溢了出来，攀附金刚的身躯也难耐的蠕动着，小嘴也溢出莫名的呻吟。金刚将她转身背对自己，抓紧她的乳房，大力抽送起来， 孟清漓被他的狠劲戳得不禁用双手紧紧握住横杆，免的被力道给顺势推倒。

金刚跟在孟清漓的后面， 孟清漓面临高潮的抽慉，加速了时间，突地，他的脸胀红狰狞，口中发出低吼，以极快的速度抽出肉棒，然后挤开孟清漓身前的两人，将火红的肉棒塞进孟清漓的口腔，咻的一声，滚烫的热液全射进孟清漓诱人的口中，由于速度太快， 孟清漓来不及准备，便被射入咽喉的热液给呛着，咳出的精液从嘴角滑落，滴落胸前，而孟清漓不仅将精液吞下，还不舍的舔净残留在唇边的，画面既淫邪又诱惑人心，三人都对孟清漓的表现感到十分满意。

孟清漓喃喃的想“这就是男人精液的味道么？我的心真的是一个女儿心么？”泪水无声地滑落，不只是喜悦还是悲伤……

由于孟清漓在与三人交媾时的配合和展现出来柔弱的一面，三个骑兵对他也很放心，孟清漓更是一脸媚像的讨好他们，让他们把自己带走以后跟他们一起再行今日之事。三人心想真是捡到宝了，答应下来后，便找了处隐蔽处支起帐篷开始休息。等三个骑兵熟睡后，孟清漓知道这是他逃出去的最好时机，于是悄悄的拿出藏在怀里的毒药放到了他们的水囊里，这三个给他带来无限快感，让他终于变成女人的男人死在了他的手中。

“他妈的，开什么玩笑！为什么老娘要遇到这种事！”将手中的东西展开，是书信。里面的繁体字孟清漓倒是认识。看到内容，孟清漓倒是皱起了眉头。“明晚子时匈奴三万大军偷袭？军中有匈奴奸细？”看了信封上的印记，竟是紧急军情。“切，关老娘屁事。”孟清漓本想将那书信塞回那几个士兵胸前，谁知对上金刚他死不瞑目的双眼，竟觉得下不去手。

怎么说也是条给自己带来快乐的汉子。但是老娘为什么要去救那些操了老子的人，妈的！孟清漓最后还是过不了良心的关，毕竟军营两万多人，而且刀剑无眼，若是什么防范都没有就被匈奴偷袭，搞不好红帐的姐妹们也难逃一劫。思前想后，孟清漓还是牵上了马，骂咧咧地跨了上去。这次回去，死定了。孟清漓连沮丧的心思都没了。催马便往回跑。马比人顶事多了，即使中途休息了不少时间，孟清漓还是在第二日下午便回到了军营。

出示了传令兵的信符，即刻有人将他往将军主帐处引。孟清漓事先在脸上涂了点泥，想着最好不要穿帮，将事情办完了找机会再溜。进了主帐，便听到人问：“军情何在？”孟清漓便将藏在胸前的信递了过去。接信的人看了信后，便立刻传令下去准备召开作战会议。交待完之后，将军宋越将注意力放到了那传令兵身上。孟清漓冷汗直落。这狗屁将军不会是看出了什么破绽。在孟清漓还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宋越已经将他擒住，一只手抬起他的下巴。

“你是女人？”宋越也吃了一惊。将孟清漓的头盔掀掉，如瀑的青丝散落。孟清漓抓着宋越的手，一时之间脑袋一片空白，一点办法没有。抓着他的人很年轻，大概二十多岁，面目俊朗却霸气十足。“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冒充天朝传令兵？”杀意顿显，青年将军的目露凶光。“哼，是不是奸细你自己心里清楚，那封信是真是假难道你分不出来？若是分不出来，那今晚被匈奴杀光了也是活该！”孟清漓一肚子邪火没地发，更是后悔起送这劳什子密令，弄得自己现在如此下场。反正都被发现了，横竖不过一个死字，嘴里也没了遮拦。“信件是真是假用不着你来教我，我的问题是：你是谁！”

宋越警告似地收紧了掐在孟清漓脖子上的手。“你！咳咳！你他妈给我放手，我说还不成吗？”卡在脖子上的手一松，孟清漓赶紧吸了几口气。“你爷爷我叫苏烟萝，是红帐的姑娘。昨晚本想逃出这个狗地方，谁知道在湖边密林遇到三个快死的传令兵，他们托我把这个送过来。我就过来了。说完了，要杀要剐你给老娘个痛快得了！”

宋越忽然觉得眼前的女子滑稽得可以。明明生有不错的皮相，虽然孱弱不堪，风一吹就倒的样子，嘴巴竟这样不干净，还老娘老娘的叫。倒是她的眼睛圆润水灵，生气十足，不像说谎的样子。如果她说的是真的，那也称得上是有勇有谋，忠肝义胆的女英雄。“先将她押下去。”宋越站起身。“你说的我自会查清，赏罚稍后再论。”

孟清漓被投到牢里，不过因为有晨衣相好的照应着，日子倒不是很难过，起码吃穿不缺，就是无聊了点。晚膳时间过后，果然被带到了将军大帐中。抬头看了一下高高在上，坐在主位的宋越，还有两旁的数位副将，孟清漓咕哝了一声“人模狗样”，当然，是他认为小声得只有自己能听见。宋越看着眼前这个奇怪的女人，挑了挑眉。这个“苏烟萝”虽然是一介女流，低眉顺目地，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，但从她的眼神就知道她不但不怕，还出言讽刺……真是有趣得紧。

正审到一半的时候，先是将军的近侍们忽觉腹痛难忍，后来连副将们的脸色也开始难看，便匆匆暂停了审讯，急传军医。谁知军医没传到，倒是数十位黑衣人闯进军帐，杀气冲天。倒下的几名副将挣扎着要撑剑而起，但无奈冷汗淋漓，四肢无力。孟清漓看这阵势赶紧躲进军帐角落静观其变。主位上的宋越面不改色，稳如泰山。清凛的目光盯着其中一个身材明显高大的黑衣人，“你们匈奴的奸细真是通天了，竟然还能在饭菜里下毒。”

黑衣人也不回答，在带头的一声令下刚要大开杀界。正在此时，宋越一声清脆笛鸣，霎时数倍于黑衣人的兵士破帐而入，双方对峙，一时打得天昏地暗。好一个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的伎俩。孟清漓看得傻眼，以前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打杀场面现在在自己面前活生生地上演，猛然惊觉自己正是在这样一个野蛮的时代，想起之前的种种行径，随便哪个都是死罪，更感后怕。但现在明显是蚌鹤相争，他这个渔翁此时不溜更待何时？便趁乱摸鱼溜出了大帐。

谁知腰间竟被一股强大的拉力一扯，撞到了一个人身上。那黑衣人单手圈着他的腰，一手控马缰，用戏谑的眼神看着孟清漓。孟清漓惊魂未定，好不容易抓着救命稻草，吓得不敢放手。那黑衣人将他放在身前，继续策马前进。不知行进了多久，苏烟萝的身子毕竟不济事，顿时觉得一口气提不上来，眼前便黑了过去。等孟清漓再次醒来，已经身在匈奴军帐中。

身上已经换了衣服，身子也被擦洗过，很是清爽。便在孟清漓整理思绪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走了进来。典型的匈奴人的打扮。头上、胸前、耳骨上的装饰，腰上的佩刀，都显示出这个人的地位非同一般，更不用说那不可一世，视人于无物的狂傲气质。走近了看，那男人竟然有一双一金一褐的眼瞳，深邃而妖媚。盟清流越发觉得他应该见过这个男人，但偏偏脑海里并没有这张脸，而且若是见过那么特别的眸子，应该不会忘记才是。

那男人将孟清漓抱起来，低哑的声音问道：“怎么，不记得我了？”听到那声音，孟清漓脑子里轰地一声爆炸。竟然是那个男人！那个他在这个世界醒来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人，让他这辈子再也不想碰见第二次的人！那时候的他果然是易了容的，难怪一下没认出来。但声音是不会变的，他一说话，孟清漓就想起来了。

“你，好啊，嫖妓都嫖到天朝军营里去了。”孟清漓转念一想：“你就是混在军营中的匈奴奸细。”呼尔赤玩弄着孟清漓的长发，又一下没一下地梳理，手感非常好。“没错，那帮天朝兵也太没用，我混进去那么久，该干的不该干的都干了，他们也没发现。若不是上次的偷袭出了点小差错，我就不信他们能有命活到现在！”孟清漓听闻一身冷汗，要是被他知道自己就是破坏他计划的传令兵，多少条命都不够死的。“听说你就是那天坏我好事的传令兵？”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完蛋了，孟清漓想。

“想不到竟是个女人，还是曾经被我压在身下的军妓。啧啧啧。”一副无所谓的声音，让人寒毛直竖。“你想怎么样？”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既然要死吧，也要死得有气节点。“问得好！”呼尔赤捏着孟清漓的下颌。“本来我打算将你掳回来，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生不如死的滋味，可惜啊可惜……”话说到一半，原来充满煞气的眼神忽然变得□起来。“谁知道你竟然怀了我的种，这样颠簸小孩也没掉，实在难得。”

晴天霹雳。孟清漓声音都颤抖起来。“你说什么？我，我怀孕了？”忽然记起被强暴的那晚过后，晨衣曾经给他端来一碗药，他以为是治伤的，嫌苦没喝，就给偷偷倒掉了，只给伤处摸了药了事。可能他倒掉的，就是避孕药！“哈哈哈——”孟清漓大笑起来，笑到泪水都流了出来。

想不到他孟清漓，来到这个世上，什么“好事”都让他碰到了，现在竟然还怀了小孩？而且还是强暴了他的男人的小孩，这叫他情何以堪！笑完以后，他心里忽然想到：跟着这个男人，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

   【完】